

中医古籍名著集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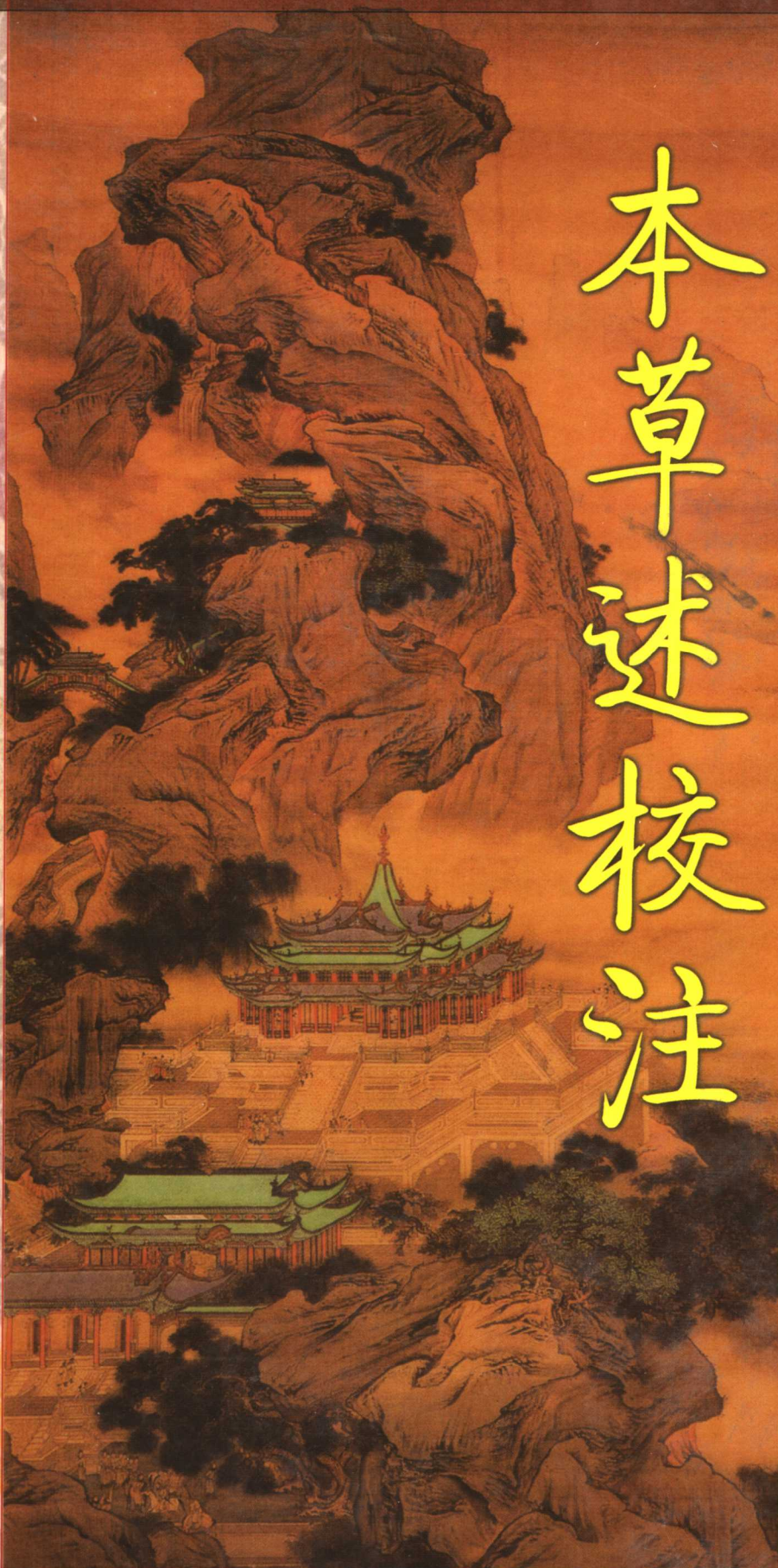
本草述校注

〔清〕刘若金·原著

郑怀林 焦振廉 任娟莉
张琳叶 胡 玲 谢晓莉

·校注

中医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 伊广谦

封面设计 ◇ 于天水



ISBN 7-80174-277-X



9 787801 742773 >

ISBN 7-80174-277-X/R · 276

定价：76.00 元

本草述校注

清·刘若金 原著

郑怀林	焦振廉	任娟莉	校注
张琳叶	胡玲	谢晓莉	

中医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伊广谦

封面设计 于天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草述校注/(清)刘若金原著;郑怀林等校注.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1
ISBN 7-80174-277-X

I. 本... II. ①刘... ②郑... III. 本草—中国—清代 IVR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762 号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 47.375 印张 1176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80174-277-X/R·276

定价:76.00 元

前 言

《本草述》是明末清初刘若金所撰的一部本草学专著，全书三十二卷，二十册，约七十八万字，分为水部、火部、土部、五金部、石部、卤石部、山草部、芳草部、隔草部、毒草部、蔓草部、水草部、谷部、菜部、五果部、山果部、夷果部、果之味部、果之蔬部、水果部、香木部、乔木部、灌木部、寓木部、苞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凡三十一部，收载药物四百八十余种。每药首列正名，次列气味、主治、附方、修治，继以刘氏本人撰写的按语，其内容主要是对药物理论的阐发。

《本草述》是一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本草学专著，其特点大约有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简约性。《本草述》全书收药仅四百八十种左右，与现代使用的中药品种大致吻合，而且现代《中药学》教材中的药物几乎全都收录在内，常见于其他本草书中的生僻或荒诞不经的内容则较少，这与当时一些卷帙浩繁的本草书明显不同。

第二是实用性。《本草述》每药之下列气味、主治、附方、修治等项，均是对临床有直接指导作用的内容，方便实用。

第三是规整性。《本草述》对当时本草的药物分类及编辑次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有助于药物分类的规整化和条理化。

第四是科学性。《本草述》关于药物功效主治的选择以临床实用为原则，不仅具有传统医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而且可以为现代药物的开发研究提供思路。

第五是探索性。《本草述》以“愚按”为标目进行药物理论探讨，基本是作者本人的见解，其中许多心得有独到之处，这与一些简单罗列诸家之说的本草书有很大区别。刘若金本人撰写的按语在书中占有一定篇幅，也是颇具特色和富有参考价值的部分。

《本草述》初刊于清康熙三十八年，《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为清康熙二十九年初刊本有误。嗣后虽有刻本及石印本多种，但流传不广。清道光间张琦节录该书成《本草述录》六卷，杨时泰据以节略改编而成《本草述钩元》三十二卷。但此二书删削过多，甚至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也被删去。我们通过对该书的研究认为，刘若金所撰《本草述》是清代众多本草学专著中很有价值的一种，应该通过系统的研究还原其在中药学史上的学术地位。现将我们对刘若金及《本草述》的初步研究认识以及整理《本草述》的方法介绍如下。

一、刘若金及其学术思想

刘若金，字云密，号蠡园逸叟。潜江（今属湖北）人，著《本草述》三十二卷。

据竟陵吴骥所撰《本草述·原序》及书中有关刘若金的资料考察，刘若金约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至明熹宗天启乙丑（1625）举进士第时，已经四十一岁。此后历任县令、监司等职。监司即提刑按察使，为一省司法长官，可知刘氏曾经担任过比较高级的官职。另外，吴骥等人的序文中多次以司寇或大司寇道称刘氏，可以推知刘若金很可能曾经担任过刑部尚书。从吴骥等人的序文中还可以得知刘氏个性耿介，“忤时拂衣，以正气名

闻天下”。至崇祯末年，刘氏尚在福建任官职。由于他目睹当时官场的腐败，而且政柄下移，感知政事已不可作为，遂辞去官职，回归故里，隐居著书。这段时间大约有三十年之久，而且再未重出官场，这与遂安毛可际序中“值明季丧乱，杜门高尚，以至殁身”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古代读书人常有仕不进则医的情况，故而刘氏晚年专意于本草学术的研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刘若金的著述应该不仅仅是《本草述》一种，据谭瑄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本书初刊时所写的序中所说：“惜所著等身之书尽散失于兵燹，使后世无所传述。余反覆刘先生之书，不禁其心悔也，因泫然而为之序。”著有“等身之书”，自然决非《本草述》一种，很可惜的是他的其它著述大多不传。《本草述》撰成之时，刘氏已至晚年，其书在三十年间十易其稿，始方告成，刘氏用功之专精也于此可见一斑。《本草述》是在刘若金生前就完成了的，因为当竟陵吴骥于“甲辰阳月访公于家”时，刘氏向吴骥述及自己于医药本草“笔其所见，幸底于成，子其为我序之”。如果《本草述》是在这一年完成的话，那么其成书年代便应该是康熙三年（1664），而这年正是刘氏去世的前一年，因而刘若金本人未能亲见《本草述》的刊行。吴骥虽然答应刘若金的嘱托，并且在康熙五年（1666）为《本草述》撰写了序文，但刘若金已经在此前的一年去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关于《本草述》的刊行，根据书中的几篇序文可以推知是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三十九年之间。康熙三十八年时，嘉兴高佑纪为《本草述》撰写了序文，序中说：“令嗣涟水明府令淳安之三年，政通人和，无夭札疵疠之患，其有得于家学渊源者不浅，而欲俾斯民其跻于仁寿之域，属予较而梓之。家弟言扬适司铎是邦，相助订正，以迄有成是仁术也。”据此可知刘若金之子曾任职淳安，在任职期间将《本草述》的书稿嘱托给高佑纪，由高佑纪跟其弟相与校订而后才得以刊行面世的，而此时距刘若金去世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考嘉庆十五年（1810）《本草述》重刻时吴宁澜所撰序文中有“顾独怪是书梓于康熙己卯，迄今甫逾百年”一语，康熙己卯即康熙三十八年，这与遂安毛可际、海昌陈讵、嘉兴高佑纪以及谭瑄诸人所撰的序中所署的时间是吻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本草述》有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初刊本，应该有误。经考察该本确是初刊，但刊行年代应该是康熙三十八年。现存《本草述》的版本除康熙三十八年的初刊本以外，尚有清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武进薛氏还读山房校刻本、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刻本、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姑苏来青阁重印嘉庆十五年武进薛氏还读山房刻本、1932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1933年上海万有书局石印本、1936年黄冈兰陵堂刻本等。

《本草述》的卷帙及收录药物的种类和数量虽然在《本草纲目》以下，但其编辑的体例和所收的药物却比较切于临床实用，而且寻检方便。其中的部分药物在正名之下又次列二级药物一至数种，如在“铁”中含铁粉、针砂、铁落饮、铁华粉、铁锈、铁浆、铁称锤等七种，在“莲藕”中含莲实、石莲子、莲薏、莲须、藕节、荷叶、荷蒂数种。又在其中的气味、主治中多采摭诸家本草及方书，附方多是切于实用者，修治的内容亦简便而易于操作。“愚按”是该书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主要是对药物理论的阐发。据吴骥序，刘若金自述其“壮而多病，以医药自辅，看题处方，良用娱慰”，加之他本人为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其关于药物理论的阐发既实用于临床，又有具系统的医药学理论，这在明清时期的本草文献中是很有学术特色的。

《本草述》补充了《本草纲目》中的一些不足，纠正了《本草纲目》中的某些错误。《本草述》目录后有陈讵所撰的专文一篇，对《本草述》目录与《本草纲目》目录的异同做了比较，

从中可以看出刘若金对药物的分类及次序作了一定的调整。例如将马勃、卷柏归入石草类，将藜、百合、蒲公英由菜部移入隰草部，属调整分类；山草部中的贯众、仙茅、白头翁、白及，《本草纲目》均列于黄连、黄芩之前，刘若金则将这些药物改置于于黄连、黄芩之后，属重定次序。这种调整和重定是刘氏依据个人心得所作，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临床意义。每药之下所引文献，皆属前代名医论述且确有理论及实践依据者，并非简单的文字搬迁。即使如《神农本草经》的原文，刘氏以为与临床不合者，亦多所不取，与漫然转录古籍以充篇幅者迥然不同。关于药物名实的考辨，刘氏亦多着笔墨，且颇能破疑察伪。如石膏、理石、长石、方解石四药，历来多有名实混淆处。刘若金有感于此，于卷五石膏条专列石膏理石长石方解石辨一篇，引用李时珍的有关论述，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刘若金于《本草述》最着力之处，是其以“愚按”为标目进行的药理探讨。例如甘遂、大戟、芫花，皆属峻下逐水之品，临床多相兼而用，刘若金则于卷十芫花条中专门辨析三药的异同。他说：“芫花所治，在《本经》首言其主咳逆上气，喉鸣喘，咽肿短气，是其用在上焦以及中焦也。观其春生苗而华随吐，华乃草木之精英也，即于春生而吐，又即于春尽而落，岂非全禀风木之气，以致其用于水气者乎？试观《本经》于甘遂、大戟，俱云苦寒，而兹物独言辛温，则其义可明矣。唯其气温，故不独去水气，并治寒毒寒痰，而由水以病于风者，即由风化之行以驱之矣。故水气之所至，而风升之气亦即至之，以子母相随也，先哲谓其能破癖饮者此耳。是则与大戟仿佛以致其用，但苦寒辛温，不惟上下区分，即恐决逐与开散，似犹未可一视。”又如芫蔚子，《神农本草经》述其有明目之功，刘氏则认为芫蔚子“行血甚捷”，宜于血滞目疾，其它由于血虚等所致目疾则当禁用。此类论述在《本草述》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本草述》中最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部分。

从现代中药学的角度来分析审视，《本草述》关于药物的论述所包括的内容有释名、异名、基原、品种考证、药物形态、产地、生境、养殖、栽培、鉴别、贮藏、采收、加工、质量鉴定、功用、性味、归经、用法、用量、使用注意、毒副作用、宜忌、药物禁忌、妊娠禁忌等，关于方剂的论述所包括的内容有方名、剂型、出处、组成、用量、制法、用法、方论、配伍应用、配伍禁忌等。此外，还有虽然为数不多却很有警醒作用的医案和评按等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若金一反中医界传统的尊崇权威的风气，对包括朱丹溪在内的许多前代名医的观点都能直言不讳地予以评说，表现出一种客观求是的治学态度。

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本草述》一书中征引《黄帝内经》以下的历代中医药文献约三百七十余种。引用的方式大约有两种，一是以书名标记，如《纲目》《本草纲目》等，一是以人名标记，如希雍（缪希雍）等。引用较多的有李时珍、陈藏器、苏颂、寇宗奭、张洁古、王海藏、缪希雍、卢复、卢之颐等人的观点和文字。至于《黄帝内经》的征引，一般采用“经曰”的方式，只有个别地方是直接标明了文献的出处。

应该看到的是，刘若金在《本草述》中极尽心力的“愚按”部分，虽然有许多值得采撷的观点，但其中借用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并利用《周易》中的一些理论对药物理论进行阐释的内容较多，加之文字略显枝蔓，也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正如邹澍曾经评论的，“其旨在药物生成之时，度五气五味五色，以明阴阳之升降沉浮贯穿（金元）四家，联成一线，惜文字蔓衍，读者几莫测其所归”。

清道光间（1821~1850）武进杨时泰氏得《本草述》“未定本”，因“爱不释手”，遂“删而约之”，于道光六年（1826）编成《本草述钩元》三十二卷。阳湖张琦的《本草述录》六卷和蒋

溶的《萃金裘本草述录》皆系节录修订《本草述》而成。这些节录或修订本对《本草述》的流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本草述》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本草学文献，但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建国后以各种形式整理出版的中医药古籍已达上千种，但《本草述》却仍尘封高阁，迄今不为人们所熟悉。另一方面，中药新药开发需要坚实的文献基础，而这种文献基础需要靠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现代文献来筑成。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进行了《本草述》的整理研究工作。

二、整理的思路和方法

1. 整理的目的

通过对《本草述》的整理，推出经过校勘和注释的《本草述》简体校注本，为中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等工作提供文献依据。

2. 整理的方法

采用传统文献整理的模式，利用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有关知识，借助电子计算机手段，对《本草述》进行文献学研究。

3. 版本的选定

采用清嘉庆十五年(1835年)武进薛氏还读山房校刻本为底本，以1958年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排印本《本草述钩元》、《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素问》、《灵枢经》、《本经疏证》等为参校资料。

4. 校勘的方法

①凡原文中可以确认的讹、夺、衍、倒，依据校本或文义予以校改。如：某原作“某”，据某书某卷或文义改、补、删、乙正。

②凡原文中疑有讹、夺、衍、倒而尚不能确认者，保留原文，出校存疑。如：某恐当作“某”。

③凡原文与校本互为异文，以校本义胜者，出具异文校语。如：某 某本作“某”。

5. 注释的方法

①遵循传统训诂学的原则，以历代经典字书或古籍传注为训诂依据。

②凡字书词典已收为义项者，直接释义。如：某 某某。

③凡字书词典未收为义项者，先释相关词典义，后以“此谓某某”缀之。如：某 某某，此谓某某。

④凡通借字、部分异体字和古体字中仍为通用字形者，悉仍原形，出注说明文字关系，或缀以词义解释。如某 通“某”(或某 同“某”)。

⑤凡完全异体字、部分异体字和古体字中已非通用字形者，径改为相应的正体字形，不校不注。

⑥凡属短语之注解，先总释句意，后分释词义。若总释后文义已明者不再分释，如：某某 谓某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草述》的整理工作由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立项支持，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乔宝璋副院长、科教处辛智科处长、文献信息研究所苏礼所长、徐清河副所长

都曾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当然，本次对《本草述》的整理仍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也谨此敬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校注者

2004年1月于西安

重刻《本草述》序

潜江刘云密先生著《本草述》一书，所列凡四百八十余种，所述几八十余万言，盖三十年而书成。既歿，而其子始刻之，迄今百余年矣。板刻不存，而书之流传日少。考本草之作，相传始自神农，历汉梁唐宋诸家，递有所增注。明东璧李氏集其成，曰《本草纲目》，凡千八百余种，而本草于是乎大备。然遗憾时复不免，孰若此书之精当哉？余弟秉之少好是书，乃购求善本校而刻之，刻如尽，而余弟谢世。悯其未竟之志，盖切于此，爰为续成焉。夫古之著书者，居则充梁栋，出则汗牛焉，然其存于今者，十不一二。如盖必其书足以自寿而其传永焉。然而根极理奥者，往往散佚而无以而，循诵习传者又多庸也涉俗，则岂惟道之兴废，人之贵贱哉？惟书之存不，亦有如存乎其间矣，而医书之传者，则固不能。盖自《内经》、《本草》，迄乎张、李、刘、朱，暨近代名家所著述，其精者一一在人耳目，而粗者则不著焉。则世之为医者，宜以精于所事，而固不尽然，又何说也？先生此书，研穷物理之精，以达乎天人之闾奥，相疑辨似，发人所未发，自本草以来，未有能过之者。其书虽云述，而其所自得者固已多矣。天下无所自得而欲以寿人，因以自寿者，有未之此也。刻暨成，因缀所自于简溜，世之精于刊事者，读先生之书而自得焉。不惟先生之志，抑亦余弟之心也夫。

嘉庆岁次庚午七月暨望武进后学蓉塘甫薛镐书于还读山房

《内经》言医之体也，本草言医之用也。《神农本草》为三坟之一，《汉书》始著其名。《隋·经籍志》：《神农本草经》三卷。与今分上中下三品者相合。修是经者有《桐君采药录》二卷，《雷公药对》二卷，古已逸其书。汉邕《本草》七卷，名仅见于《隋志》。魏《李当之本草》三卷，《吴普本草》六卷，今广内皆不存。《本经》所采药凡三百六十五品，梁陶景增而倍之，谓之《名医别录》。厥后或朝命增修，或名医附益。至明李东璧著《本草纲目》，采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世称集大成焉。然论者犹病其择焉不精，语焉不详。惟潜江刘云密先生所著《本草述》，竭三十年心力而成，为卷三十有二，药不过四百九十种，洋洋乎八十余万言，别具体裁，自成一子。其书宗乎《本经》，旁及名论，折衷古今同异之说而曲畅之。辨百物禀气之原，推脏腑病气之变，气以生物，物以制气，精深微妙，一一参契于《灵》、《素》而详说焉。是岂《纲目》诸书所能及哉？今夫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古人之作书也，或言简意该，或引而不发，胥有待于后之善读者焉。盖无穷者心，无尽者理，以心契理而精至于无垠。明征之有物，而开物成务之旨，旷若发蒙。是故《易经》四圣，而后之言《易》者且数百家；医本岐黄，而后之言医者不可计数。然其可以当述之名而无憾者有几？吾家旧有是书，失之已久，搜罗二十余载，始得之而抄读焉。岁庚午，薛君蓉塘乃校正是书，以授梓人，曰：吾愿世之业医者读是书，而益精其术也。顾独怪是书梓于康熙己卯，迄今甫逾百年，乃业医者至不能举其名，岂速化之术深中人心，苟以人之死生为尝试，而择之精而语之详者，则惮烦焉而不暇及。然则功利之惑人，人心之陷溺，此亦其一端也。与？予既笃好是书，欲广其传而不能也。得薛君之授梓，而深契其用心之厚焉，岂徒表章前哲云尔哉？爰赘数言而为之序。

嘉庆十五年岁次庚午仲春之月阳湖后学吴宁澜谨序

《本草述》原序

故司寇潜江云密刘公，道德洽闻，以刚肠直节名于海内。年登八十称耆，造愁遗之老，生平于书无所不读，而尤笃好轩岐之学，揆贖反约，竭三十年之力而《本草述》成。其曰述者，本经合论，曲鬯旁通，以明夫不居作者。骥夙获撰杖，辱公呼为小友。甲辰阳月，访公于家，公神明不衰，剧谈弥夕，酒阑烛地，自云不佞壮而多病，以医药自辅，看题处方，良用娱慰。虽古人之好煨好屨，诚弗若也。笔其所见，幸底于成，子其为我序之。纪倭郑重而别。逾年乙巳，公正星辰之位，又逾年，乃克为序。序曰：本草，古三坟之书，秦火所未焚者也。汉平帝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而本草之名始著。梁《七录》载《神农本草》三卷，汉之张机、华佗著其论，梁之陶弘景增其注，唐之苏、陈补其阙，宋之刘翰集其成，明之王氏、李氏、缪氏广其目，而本草之书乃备。《神农本草》朱字，譬则经也，诸家增补，朱墨错互，譬则传注笺疏也。医之为道，五运六气，相为贞胜，人固有之，物亦宜然。葶苈死于盛夏，款冬苑于霜雪，寒暑之异也；鸡逾岭而黑，鸛鹑逾岭而白，山川之异也；酒饮之一石而不乱，有濡辄颠眩者，漆终日转洒无害，有触之疮烂者，禀赋之异也。黄精、钩吻一物而异性，乌头、附子同生而异用，药之以好辨而为功也；岭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药以治毒，湖南多气而有姜橘茱萸以治气，鱼鳖螺蜆治湿气而生于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于山，药之以相胜而为用也。触类引伸，引绳切墨，沈研钻极，割剥理解，援后说之踳驳，入先圣之阃奥，公之德远矣。余于是窃有说也。始余读本草而未有合也，已而读《内经》而无不合也，已而更读《易》而益无不合也。《内经》以人之一身合周天三百六十度，此乾坤之策也；本草凡天施地生，水火土石，飞走草木，此万物之数，万一千五百之二十策也。神而明之以观其会通，得意忘言而遗筌蹄。公之述本草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唐宋以来，名臣留心医道者，余得三人焉：狄梁公功在社稷，勋业盖代，而有脑后下针鼻端疣落之术；陆忠宣经济弘深，有唐龟鉴，而有谪居荒陬集录古方之事；范文正出入将相，先忧后乐，而有不为宰相则为名医之愿。公心三公之心，学三公之学，归欤投老，区区以方技自见，研露点笔，十易削藁。后之君子读其书而论其世，可以知其为人也。若余也，采天随之杞菊，制颓龄于刀圭，窃公绪余，附于应璩百一之义，其戔戔者耳。聊藉斯文，托公书以不朽而已。

康熙丙午仲冬月竟陵吴骥谨序

序

康熙庚辰冬，偶问道青溪，时刘涟水明府莅任五载，颂声翕然。访余邸舍，以尊人云密先生所著《本草述》见示，相属为序。余性椎鲁，少于岐黄家言未暇寓目。后偶读嵇叔夜《养生论》，谓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而柳子厚《论服食书》亦云：凡言丹砂者以类芙蓉，言当归者以类马尾蚕首，附子八角，甘遂赤肤。始念古之高人名士，于方书药性未尝不加考核，兼以遵咯血之疾，遂潜心本草诸书。窃谓《素问》、《难经》，犹儒者之六艺也，本草犹《尔雅》之笺注虫鱼，以为六艺羽翼者也。考汉末不过三百六十五种，至有明李东壁，搜葺至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可谓明备，蔑以加矣。然或阴中之阳，阳中之阴，以及气味之升降，物理之疑似，不无毫厘千里者，先生一一举而订定之。阅岁者三十，属笔者八十余万言，变通于意象之中，神明于言诠之表，令初学引伸触类，了若指掌焉，允矣！神农氏之功臣，东垣、丹溪诸子之益友也哉！先生以名进士官至司寇，值明季丧乱，杜门高尚，以至殁身，而其抑郁侘傺之况，所以销岁月而葆天真者，精力皆萃于此书，与唐之陆宣公谪居荒僻，忧谗畏讥，不敢著书，止集录古方，以为救济苍生之助仿佛略同。然宣公之书不能家传户习，而先生所述直与《素问》、《难经》相表里，其功效尤为过之。至若涟水明府，清俸之余，几不能给朝夕，而捐资剞劂，以扬先泽。所谓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读之者亲亲仁民之思，亦可油然而生矣。

康熙三十有九年长至后一日遂安后学毛际可撰

序

《本草述》一书，楚潜大司寇刘公云密先生之所著也。先生昔驱驰闽疆，值天人交去之际，如人元气垂尽，虽佗、扁未易措手，而庸师俗工多从旁挠之万端，宜其奉身而退也。退而闭门却扫，积三十年之功，专精此书，究神圣之微旨，阐先哲之绪论，参悟造物胚胎之原与体物不遗之理，精索而详说焉，成八十余万言，赳赳乎驾《准绳》、《纲目》而上之，小试其医国之手，以自托于尊生寿世之术，其意深，其旨远矣。夫医人之道，原通于医国，必真知藏府受病之所在，而详辨于药剂气味主治之所宜，庶乎投之而皆当。今不审其所当否，而或执一己之私，胶爱憎之见，党同伐异，即至败乃公事而不顾，而甚者又错综颠倒，攻补杂试，以侥幸一效，而卒至于不可复挽，明季之已事何以异是？先生盖不胜痛之深，故言之切，鉴之远，故辨之精也。向使先生不奉身而退，退而天不假之年以有此书，即功业有所成就，亦一时赫赫在人耳目间耳，孰与此书之仁术无穷，登春台而跻寿考者，不可以世数计哉？说者谓沅湘间代多异人，其所为书多忧愁幽思之旨。先生著书，其亦殆有遗憾。然自轩岐氏以来，张、李、刘、朱、薛、王诸先生之阐微抉幽，以为功于《素》、《难》、《本经》者，至于今为烈。盖使天下后世共免于夭札疵疠之患，以无伤其絪縕化生之和，何莫非裁成辅相之见诸行事。东坡云：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况其挽回造化者乎？今先生之书具在，虽谓与张、李、刘、朱、薛、王诸先生同为轩岐氏之功臣，而挽造化于无穷可也，于是叹先生之泽远矣，先生其亦可以无遗也夫。

康熙己卯初夏海昌后学陈汧题于淳安学署

原 序

太极之理，一阴一阳尽之矣。其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则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尽之矣。天地之阴阳，不得不散而为五行者，所谓质具于地，气行于天，不遗于一物，乃其不穷于六合者也。然则人之阴阳，其得之以为脏腑气血营卫者，不由是乎？然则草木虫鱼鸟兽金石水土，其得之以为温凉寒热燥湿升降者，不由是乎？虽然，阴阳易辨也，所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则微妙难言。以神农、黄帝之神圣，口咀内视，针引石砭，求其分际，察其脉络，而后能得焉，乃庸工妄人卤莽从事，何其谬也！诚欲详审乎阳中之阴，阴中之阳者，亦惟察端于万物共此一太极，与一物各有一太极之理，而知人性之与四时通，及药性之与五脏六腑通，其理一也。夫人性之通于四时，与药性之通于五脏六腑者，自其稟天地之气以成形，而性即具之，故动静相反也而互为其根，阴阳相判也而互为其宅。所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一无极也，此万殊而一本也。大造有气化之本，然而生人生物，胥不外此。其于人也，备阴阳之太极，而五脏六腑具焉。于物也，又各分太极之阴阳，而若气若味分焉。此一本而万殊也。邇而为一体之立也，而万之用无乎不具；散而为万用之行也，而一之体未尝不存。轩岐之圣，生而知之，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诸贤，阐而明之，彼其于先天后天妙合化醇之故，所谓微妙而难言者，有以神而明之矣。庸工不察，而立言之家又往往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求其参互于阴阳交错之故，以消息乎盈虚之间，盖戛戛乎其难之，此大司寇潜江刘云密先生《本草述》之所为作也。先生在先朝举天启乙丑进士，起家县令，历监司，忤时拂衣，以正气名闻天下。崇祯末一再膺荐，后驱驰闽海间。见政柄下移，知事不可为，即于学《易》之年，坚乞骸骨归，自号蠡园逸叟，隐居著书三十载，而于是编尤加意焉。盖其存心济物，不获见诸行事，而寓意于此也。其学博，其识精，故能辨别本草稟受之性，以窥阴阳之奥，而得其合同而化之原，乃遍采诸家方论，权衡而上下之，即世所奉为金科玉律，如李东璧氏《本草纲目》，亦时有去取焉。观止矣！蔑以加矣！令嗣涟水明府令淳安之三年，政通人和，无夭札疵疠之患，其有得于家学渊源者不浅，而欲俾斯民其跻于仁寿之域，属予较而梓之。家弟官扬适司铎是邦，相助订正，以迄有成是仁术也。夫先生有范文正公良相良医之愿，乃不克如文正之以功业见，而徒寄情于方书，则其时为之欤？后之读是书者，可以论其世矣。

康熙三十有八年岁次己卯夏六月天贶节嘉兴后学高佑纪谨序

《本草述》序

《本草经》三卷，相传为神农氏所作。说者谓《汉·艺文志》不见是书，惟梁《七录》载之，而其中又有后汉郡县地名，遂疑上古未有文字，必张机、华陀辈附托。不知古圣皇神灵首出，其下又有岐伯、雷公为之辅相，即六书未造，岂无虫书鸟篆共相授受者乎？况神农氏之书非特《本草》而已，《素问》、《难经》奇文奥义，为万世医经之祖，不可因后人之增地名，遂并《本草》而疑之也。汉魏以来，扁仓诸医皆能神明于《内经》，而《本草》犹沉埋未出。汉平帝元始五年，诏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所在辄传遣诣京师，本草之名始著。递传至于唐宋，一时大臣奉诏修辑，取陶弘景、徐之才等所著而合纂之，墨书白字，多所发明。于是唐显庆、宋开宝、嘉祐、大观诸本草，益大行于天下。然神农氏之为经仅三卷，而药品止三百六十五种，后世相继增益，药品即已倍蓰，卷帙之繁，又比神农氏而数倍之。其为书，非不灿然明备，而深微之旨，同异之论，庸医俗工罕能精思而详说之，其不致临证多误，以生人之术而反掌杀人者几希矣。有明蕲州李东璧氏，搜罗百家，访采四方，所著《本草纲目》，载药至一千八百九十二种，于唐宋以后诸书靡有挂漏，医家者流奉为章程久矣。然博稽旁摭，该括古今，虽体裁弘整，而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亦或未之能概，此大司寇刘云密先生《本草述》一书不能无作也。其为书，另出杼轴，盖以去华务实为主，而精详研核，以轩岐《素》、《难》为之根极，而贯穿融汇于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诸家，引而不发者，咸为抉其奥，展其蕴，而大畅之，俾可共悟于造化功用之所以然，而恍然于诸先生同异之精微，盖非特岐、雷之僚佐，亦神农氏之功臣也。余读之，而叹其超然渊诣，诚欲自成一家言，岂仅与《本草纲目》絮短长较优劣者哉？先生以医国手，值庸医误国之后，虽有大丹神药，无所施其治疗，遂自入闽，归潜江，著成是编，贬其功业而小用之，悲夫！余先君筑岩公以五经成进士，奔窜闽海，尽瘁以没志，与先生略同，惜所著等身之书尽散失于兵燹，使后世无所传述。余反覆刘先生之书，不禁其心悔也，因泐然而为之序。

康熙三十有八年岁在己卯孟春穀旦工科掌印给事中通家子谭瑄谨序

目 录

卷之首^{〔1〕}

序

目录(附跋十八则)

卷之一

水部

雨水	(1)
潦水	(1)
露水	(1)
腊雪水	(1)
流水	(2)
井泉水	(2)
地浆	(2)
热汤(一名百沸汤、太和汤)	(3)
生熟汤(即阴阳水)	(3)
甑气水	(3)
磨刀水	(3)
浸蓝水(附染布水)	(4)
浙二泔	(4)
粘米泔水	(4)
纍丝汤	(4)
洗儿汤	(4)

卷之二

火部

桑柴火	(5)
炭火	(5)
芦火	(5)
竹火	(5)
艾火	(6)

〔1〕 卷之首 此下及各卷目次下间或标有第一册至第十六册字样，与全书册数不符，且序次不伦，今并删。